

# 继齐白石、吴冠中等全集之后,《王憨山》(作品全集)出版项目正式启动 妙笔常绘田园梦,白石之后有憨山

日前,《王憨山》(作品全集)出版项目正式启动,并向全社会征集王憨山作品。作为出版过《齐白石全集》《吴冠中全集》《黄永玉全集》等树立标杆、引领时代的大家全集,以及《邵大箴》《周令钊》《陈白一》等名家全集性套书的艺术出版重镇,湖南美术出版社本次启动《王憨山》项目,一方面是为满足憨山作品藏家和专业美术工作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响应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要求,剖析中国现代绘画发展历程,促进中国绘画民族化的讨论、反思与创作,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艺复兴的发展。

## 将民间题材翻出新意和巧思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彭波介绍,王憨山先生敢于挣脱各种羁绊的艺术创新精神和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面貌,值得为他著书立传。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艺术家全集,一直是业界标杆,由家乡出版社出版王老作品全集,展示了湖南出版人的责任和担当。他希望湖南美术出版社秉持一贯的精品意识,精心打造、倾力编写,如期出版这套众望所归的《王憨山》。

湖南省文资委专职副主任刘尤碧认为,湖南走出了齐白石、黄永玉、王憨山这样享誉全国的艺术家,湖南出版集团走出了湖南美术出版社这样树立业界标杆的出版社,是湖湘文化壮大了他们的精神滋养,是敢于革

新夯实了他们的文化担当。王憨山先生在基层工作多年又长期扎根乡间,对民间疾苦、百姓喜乐有丰富的切身体会,这些都以简约的笔法在其作品中生动、细致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又从文化的高度将这些民间题材翻出新意和巧思,是从民间“立起来”的艺术家。有湖南出版集团的鼎力支持和湖南美术出版社的专业把关,相信《王憨山》出版后,定将再次高扬“文化湘军”的旗帜。

王憨山长子王雪樵表示将全力支持、配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好父亲的“全集”。签约后,王憨山次子王雪松代表家属向湖南美术出版社捐赠王憨山作品《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一幅。

## 世人未认识到他艺术所达高度

据介绍,王憨山(1924-2000),早年师从高希舜、潘天寿,学养深厚。他提出“两分写字、两分画画、六分读书”,主张作画“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有分量”,作品风格淳朴、拙厚、真实,平中见奇。王憨山作为湖南杰出画家,是传统文人风骨、现代艺术教育、传统民间美术难得的融会贯通者,可惜因为常年蛰居乡间,又过早离世,世人还未得及认识到他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为美术界、出版界的遗憾。

王憨山和广东有许多交集。1988年,由湖南电视台、广州电视台

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花鸟画家王憨山》在中央电视台及湖南、广东等省市电视台及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播放,并荣获全国电视片评奖专题片大奖。1991年,由广州电视台独家承办、在广州举办《王憨山画展》,并拍摄了专题片。1996年6月,应邀在岭南画派纪念馆举办教学观摩展,并在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行教学活动。同年7月,在深圳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2014年,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了《风仍

在吹——王憨山90诞辰艺术回顾展》。

## 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姚涯屏: 先生“小品也用大印”

王憨山先生早期常用一方“热肠冷面傲骨平心”押角印。这是一方3.4厘米见方的白文印,在他的常用押角印里已经是最小的了。后来“夺得天工”“困而知之”“田园宰相”,其中“田园宰相”印面尺寸达到了8厘米见方(印高17厘米,《王憨山画传》里记载“高约12厘米”,应该系笔误)。这是先生年轻时收藏的,印面上那把大叉是特殊年代的印记。最常用的“困而知之”也有5.8厘米见方,盖在四尺开六的小品上,竟占据了画面宽度的六分之一。我在籁乐第(王憨山斋号)求学时,常常帮先生蘸印泥。先生的闲章很大,印泥盒偏偏又不大,蘸的时候就得绷紧了神经,不能大意。钤印的事他总是自己来。先生钤印时,用一块长约四寸、宽约三寸的黑胶板垫在下面,用久了,上面隐隐有朱膘色,竟然有一种楚汉漆器的古雅。钤到押角印时,先生双手执印,对准位置,放下,用力压去,有时还连印带纸翻过来,摩之良久,务求厚实。



■王憨山与姚涯屏

间或就会聊到用印,先生说:“好多人跟我讲不要用这么大的印,嘿,我还嫌印小了——我的画印小了压不住。”说先生用印太大了的人的确不少。据朱剑宇先生记录,199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时,中央民族学院高润喜先生就曾诚恳地提过这个建议。确实,在传统国画里,小品上也用大印很罕见。但先生的大印与雄强的画面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如果换成秀气的小印,那就是“铁板铜琶”与“浅吟低唱”的关系了。



■虾四屏



(配图均为王憨山作品)

##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瑞林: 王憨山作品 体现文人画健康积极的一面

王憨山是一位身材高大、形貌质朴,像老农一样的人,艺术家的时髦派头一点也没有。他讷于言辞,不善应对,久居乡里,面对喧嚣的城市生活,往往手足无措。但只要将笔墨纸砚摆开,他就顿时神采奕奕,仿佛换成了另外一人。他有一种为艺术舍命的劲头,历年积存下来的画稿盈筐盈篋,为画好一幅画,废弃几十张稿是常有的事。他间或也在画幅题上“一挥”二字,实际上在这一挥而就的后面,是他十次、百次甚至上千次的锤炼。展览会上展出的几张补丁摞补丁的“画稿”,正是他刻苦创作的明证。

王憨山蛰居乡里,躬耕陇亩数十年。他喜画质朴无华的田园生活、野草山花、瓜棚豆架、鸡虫鱼虾。朝夕相处,他对这些熟悉之至,因而感情的濡染也浑厚之至。在他年过花甲之年,却仍保持着一颗童心,蚂蚁搬家、公鸡打架、老树下的水牛、荷塘里的青蛙,

都使他流连忘返。他笔下的花鸟虫鱼,生机勃发,表现出大自然强健的生命力量,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他作画笔墨简练,挥洒自如,疏密有致,可以看出他对于白石老人艺术的理解。

王憨山早年曾受教于高希舜、潘天寿诸家,白石老人的艺术对他很有影响,他着力追求自我的艺术面貌。他推许前人论词的标准,曰“重、拙、大”,作花鸟画要达到“重、拙、大”的艺术境界,正是元气淋漓、真意内蕴的缘故,而这都源于王憨山的艺术修养。

王憨山作品中所体现的强健爽利的文人画的意趣,是文人画中健康积极的一面,是他长期生活于民间,是劳者之所作的缘故。

王憨山一生坎坷,数十年雨打风吹,使他养成了一种闲适恬淡的心境。他面壁十年默默地、执着地在艺术园地里耕耘,是值得称道的。